

## 論馬華文學的「潛在寫作」 ——以金枝芒為例<sup>1</sup>

黃麗麗<sup>2</sup>

**摘要：**20 世紀末，學界提出「潛在寫作」的概念以概括一種特殊的寫作現象，即一些作家的寫作，在當時不是為了發表或無法發表，直到若干年後才公開出版發行。近十年的馬華文壇，一些「潛在寫作」的出現，讓我們得以一探曾被遮蔽於公共領域的文字與聲音。金枝芒（1912-1988）的（馬共）軍旅文學即是值得關注的其中一類。他 1930 年代從中國來馬來亞，從南來文人、報人轉為「帶筆」從戎的馬共成員，直到 21 世紀，他的「地下寫作」才公開出版。本文以金枝芒為例，冀望以「潛在寫作」的概念來探勘馬來西亞華人的另類寫作及其文學史的定位，同時探討此類寫作對於馬華文學的學科建制所起的作用。

**關鍵詞：**潛在寫作、馬華文學、金枝芒

---

<sup>1</sup> 收件日期：2019/11/15；修改日期：2020/03/14；接受日期：2020/03/22

<sup>2</sup>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The “Latent Writing ”  
in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A Case Study of Jin Zhimang<sup>3</sup>**

Wong Lih Lih<sup>4</sup>

**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20<sup>th</sup> century, the concept of “latent writing” was applied in academia to summarize a special writing phenomenon, which is, some writing was not for publication or unpublishable at that time, and it was published after several years later. The emergence of some “potential writing” in the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recent ten years has allowed us to explore the words and sounds that have been obscured in the public domain. Jin Zhimang’s (1912-1988) military literature is one of the categories which worthy of attention. He came to Malaya from China in the 1930s, and turned from a southern writer and editor to a memb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Until the 21<sup>st</sup> century, his “underground writing” works were published publicly. This article takes Jin Zhimang as an example, to investigate the “latent writing” and its status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At the same time, it will discuss

---

<sup>3</sup> Received: November 15, 2019; Sent out for revision: March 14, 2020; Accepted: March 22, 2020.

<sup>4</sup> Assistant Professor in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at UTAR, Malaysia.

the contribution of such writing in the discipline of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Latent Writing,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ture, Jin Zhimang

## 一、前言

20 世紀末，中國學者在回應「重寫文學史」以及處理當代中國文學史時發現一種特殊而重要的寫作現象，即一些作家的寫作，在當時不是為了發表也無法發表，直到若干年後才公開出版發行。陳思和於 1998、1999 年提出了「潛在寫作」的概念，指出與之相對的概念是公開發表的文學作品，兩者一起構成了時代文學的整體，使當代文學史的傳統觀念得以改變。<sup>5</sup>

反觀馬華文壇，1990 年代亦出現了「重寫馬華文學史」的呼聲，主要由馬華旅台學者如黃錦樹、張錦忠、林建國等人發起並積極實踐，期間也有不少理論的開掘。<sup>6</sup>誠然，文學史的建構無法脫離文學作品，近年來，馬華文學作品的重新編選與出版亦可看作是「重寫馬華文學史」理論探討之外的具體實踐，<sup>7</sup>同時有著典律建構以及修正、補充「馬華文學」定義的企圖。

---

5 陳思和：〈試論當代文學史（1949-1976）的「潛在寫作」〉，《文學評論》，第 6 期（1999 年 12 月），頁 104。1998 年，陳發表長篇論文〈試論無名書〉，《當代作家評論》，第 6 期（1998 年 11 月），時首次提出「潛在寫作」。

6 三位學者的馬華文學史觀各別為：黃錦樹的美學現代主義文學史觀、張錦忠的「複系統」論述以及林建國的後殖民文學史論述。詳見劉小新：〈從方修到林建國：馬華文學史的幾種讀法〉，《華文文學》，第 1 期（2002 年 2 月），頁 49-54。

7 這些選集包括陳大為、鍾怡雯主編：《馬華散文史讀本 1957-2007》（臺北：萬卷樓，2007 年）以及陳大為、鍾怡雯主編：《馬華新詩史讀本 1957-2007》（臺北：萬卷樓，2010 年），以文類發展史的框架編選作品，而張錦忠、黃錦樹、莊華興主編：《回到馬來亞：華馬小說七十年》（吉隆坡：大將出版社，2008 年）則突出馬華文學複系統的特點，選集涵蓋華裔作家的馬來文與英文文學。

另一方面，近十年來隨著社會禁忌在某種程度上的鬆懈，也為一些原先無法面世的文獻與作品提供了出版的契機。可惜，這些「重新出土」的文本並沒有受到文壇或學界多少關注，仍然被放逐於馬華文學史或主流論述之外，繼續「被遮蔽」。本文冀望借鑒當代中國文學「潛在寫作」的概念來探勘馬來西亞華人社會曾經被遮蔽的文字與聲音，讓他們不至於隱匿於文學史之中，同時探討潛在寫作如何作用於馬華文學的學科建制。

## 二、馬華文學的「潛在寫作」

在討論馬華文學「潛在寫作」文本以前，可參照大陸學者對此概念的界定。陳思和認為潛在寫作是指那些寫出來後沒有及時發表的作品，如果從作家創作的角度來定義，也就是指作家不是為了公開發表而進行的寫作活動。但這兩個定義還都有補充的必要：就作品而言，潛在寫作雖然當時沒有發表，但在若干年以後是已經發表了的，如果是始終沒有發表的東西，那就無法進入文學史的研究視野；就作家而言，是以創作的時候明知無法發表仍然寫作的為限，如果有些作品本是為了發表而創作，只是因為客觀環境的變故而沒有發表的，這也不屬於潛在寫作的範圍。<sup>8</sup>

黃萬華於2000年提出「潛文本」的概念討論馬華文學。他將「潛文本」分為兩類，一是指作家處於秘密的「地下」寫作狀態，所寫的無法公開出版發行；二是指作品雖獲出版發行，但作家所思迫於政治環境壓力而無法名言直言，只能相當隱晦曲折地表達，80年代以來一些突破政治禁區的新馬華文小說屬於後一種「潛文本」。黃

---

<sup>8</sup> 陳思和：《試論當代文學史（1949-1976）的「潛在寫作」》，《文學評論》，頁104。

氏特別強調，如果要將前一種「潛文本」看作它所生存的特殊年月的文學史的組成部分，那麼這種「潛文本」在當時應該以某種方法（如手抄本）在一定範圍流傳過，否則它就無法「復原」歷史，這一說法確實成立。<sup>9</sup>不過「潛文本」的第二種類型，卻讓「潛在寫作」顯得過於寬泛以致失去了它的特殊性。

概括而言，潛在寫作，指的是寫出來後沒有進入公共空間的作品，以相對「隱蔽」的形態存在於個人或某一小圈子。其中包含並非為了發表的「私人寫作」（包括日記與書信等非虛構寫作），以及特定時空下無法發表或只在極小範圍內流通的文學創作（含地下寫作）。不過，上述作品在若干年或事過境遷後已獲出版（無論是作家意願或逝世後由後人出版），而最終進入大眾的閱讀視野。因此，潛在寫作的產生年代與面世時間一般上有著不同程度的錯位，甚至作品公開面世時，作者已撒手人間。另外，潛在寫作的出版須以原初的面貌呈現，或僅止於語法或文字的微幅調整，若內容已修訂或更改，則該作品已「失真」且無法真正「還原」創作的時空背景與時代特徵。

近十年來隨著社會禁忌在某種程度上的鬆懈，<sup>10</sup>也為一些原先

---

<sup>9</sup> 詳見黃萬華：《中國和海外：20世紀漢語文學史論》（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年）。

<sup>10</sup> 官方對馬共仍沒有完全解禁。近年來，本土的馬共電影／紀錄片皆被電檢局禁映。例如馬來導演阿米爾·莫哈末（Amir Mohammad）所拍攝的兩部紀錄片《最後的共產黨員》（2006）和《村民，你好嗎？》（2007）被禁映。另外，2012年黃巧力執導的電影《新村》也引起極大風波，而黃錦樹2013年在臺灣出版的《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小說集則被內政部以「非正式禁令」的方法拒於國門之外。2016年廖克發以馬共題材的紀錄片《不即不離》在國際揚威，大獲好評，卻無法突破馬來西亞電檢局的禁映封鎖。凡此種種，皆暴露了官方的話語霸權與詮釋霸權。

無法面世的文獻與作品提供了出版契機。馬華文學的潛在寫作，至今能見的，大致有三種類型，一種是在特定歷史時期完成，作品曾於某個小圈子傳播，一段時間之後才公開發表的作品，這類例子有馬共／砂共<sup>11</sup>的（地下）軍旅文藝；第二種則是並非為了發表而寫的「私人寫作」，包括創作、日記、隨筆或書信等，若干年後才公開出版；最後一種則是「非常時期」或「非常時空」下的寫作，沒法也沒條件發表，譬如獄中詩文，事過境遷之後才有機會面向大眾。下文將結合案例說明不同世代馬華潛在寫作的幾種類型。

進入 21 世紀，一度成為禁忌的馬共課題漸漸得到解禁，關於馬共的文獻或出版物亦陸續面世。最初成為公共話語的是前馬共成員的回憶錄、傳記、史料整理以及紀念性的隨筆或雜文，隨後馬共成員的文學創作也通過正式出版而進入人們的視野。金枝芒（1912-1988）的軍旅文藝是上述第一類馬華潛在寫作的代表。1948 年至 1960 年代，他在馬共抗英部隊中有不少小說與報告文學。這些作品發表時屬於內部流傳的讀物，讀者僅限於黨內成員或軍隊，2000 年之後，由前馬共成員成立的 21 世紀出版社將其散落的作品整理出版，才進入大眾視野。

海凡（1953-）《雨林告訴你：遊擊山頭和平村裡》，是作者寫於 1980、1990 年代的作品，直到 2014 年才公開出版。海凡於 1976 年加入馬共領導的武裝部隊，轉戰雨林十三年，期間也寫作，並在

---

<sup>11</sup> 馬共（馬來亞共產黨）成立於 1930 年，經歷二戰期間的聯英抗日、戰後英國重佔馬來亞的反殖民武裝抗爭。馬來西亞 1957 年獨立建國，馬共持續鬥爭，直到《1989 年和平協議》之後才放下武器，宣布解散。砂共包含砂拉越（Sarawak）與沙巴（Sabah）的共產黨組織，兩地現稱東馬來西亞，1959 年之前並不屬於馬來亞，其共產黨組織也是獨立運作，即北加里曼丹共產黨，但一般上人們以砂共代指。

部隊刊物上發表。《雨林告訴你》收錄的六篇小說即是當時的作品，與金枝芒上述的潛在寫作屬同一類型。書中另一部分文章是寫於 1989 年合艾和平協定之後的「和平村」日記，這些日記在寫作之時純屬個人記錄，並非為了發表，但二十幾年之後作者選擇公開，屬於前文所述第二種非自覺的潛在寫作。<sup>12</sup>

另一方面，梁嬌芳潛在寫作又是另一獨特個案。梁嬌芳（1949-）於 1969 年初走進森林參加砂朥越解放同盟（後來的北加里曼丹共產黨）革命武裝鬥爭，直至 1990 年才重返家園。她在歷時 22 年的軍中生活期間寫下許多小文章、小品文，可惜缺乏條件保存，絕大部分都已流失。八十年代初，她又寫了許多見聞記，遂萌發寫小說的念頭。值得關注的是，作者一開始的寫作目的並非為了發表，而是覺得自己有義務記下深山老林中的感人故事，甚至當她走出森林後，只想把這些作品當作個人珍藏。<sup>13</sup> 後來基於作者對本地寫作人對砂共描繪之不滿，<sup>14</sup> 希望借助小說現身說法，2011 年才出版小說集《林海遺珠》。此時距離作品完成年代已有三十年之久，因此這類將「抽屜」<sup>15</sup> 作品公開的文本亦可視為第二種非自覺的潛在寫作。另外，梁嬌芳與夫婿（俞詩東）書寫森林生活與戰鬥行程中之見聞的散文收入《林中獵奇》（2000），<sup>16</sup> 也可納入第一

<sup>12</sup> 日記是否具備足夠的文學性而被視為潛在文學，有待探討。不過海凡在《雨林告訴你》將日記部分定位為散文。

<sup>13</sup> 梁嬌芳：《林海遺珠》（民都魯：砂拉越中區友誼協會，2011 年），頁 3。

<sup>14</sup> 她認為那些沒有親身經歷的作家極盡歪曲汙穢的手法，蓄意詆毀聖潔的深山老林和遊擊戰士的形象。

<sup>15</sup> 借用陳思和教授談論當代文學史的「潛在寫作」一文《我們的抽屜》中「抽屜」用語。

<sup>16</sup> 俞詩東、梁嬌芳等：《林中獵奇》（詩巫：友誼協會，2000 年）。

類潛在寫作。

最後一種「非常時期」或「非常時空」下的潛在寫作，指作家在特定時段或特殊空間底下，其話語權受到管制或壓縮，沒法也沒條件發表，在若干年以後才能公開發表。曾榮盛（1945-）的詩集《釋放》，便是此類作品。詩集中五十九首詩是作者被內安法令扣留十一年（1967-1978）期間，<sup>17</sup> 在牢獄中以馬來文寫成的，後經過周芳萍譯成中文版本，<sup>18</sup> 因此《釋放》同時亦可視為馬華翻譯文學。儘管作者表示他在獄中寫馬來詩歌是學習馬來文的方式之一，不過他選擇用「父文」（作為擁有官方語言地位且佔主流的國語／馬來文），而非自身「母語」（華文）創作，其實是非常有趣且值得探討的寫作行為。

2015年《釋放》出版時距離創作年代已長達四十多年。實際上這些詩歌都不是為了發表而寫的，正如曾榮盛在自序中所言：「我寫詩／為了記載獄中的生活、友誼及鬥爭／／我寫詩／為了激勵自己雖受監禁依然挺直腰杆／／我寫詩／詩歌簡短易於匿藏和私運」。<sup>19</sup> 誠然，這些「小詩」如果放在當代馬華文壇似乎無法引起太大的共鳴或迴響，然而，作者當初的私人寫作以及秘密寫作無疑是記錄特定歷史時段以及個人生命歷程的重要見證。尤其當作者被剝奪了寫作的可能時，他仍然堅持抒發個人情感，甚至不惜「匿藏

---

<sup>17</sup> 馬來西亞內安法令，又稱 1960 年國內安全法令（Internal Security Act），簡稱內安法令（ISA）。此法令的前身為 1948 年緊急條例（Emergency Regulations）。

<sup>18</sup> 在中文版本出版前一年（2014 年），曾榮盛的這些獄中詩已經以原文（馬來文）面貌面世。

<sup>19</sup> 曾榮盛著，周芳萍譯：《釋放》（吉隆坡：文運企業，2014 年），頁 10-11。

和私運」這些文字，以便保留個人精神上的追求以及對時代的回應。因此，唯有將其置於馬華文學史甚至馬來西亞華人史的脈絡中，才能彰顯這些作品的價值。

上述的潛在寫作，產生的時代、背景以及寫作目的都不盡相同，有以文學方式說故事的、以詩言志的、記錄部隊生活的、還有以日記形式寫下的，不一而足。誠然，潛在寫作並非都是有代表性的作品，甚至可能因為各種主、客觀因素而導致作品顯得稚嫩、粗糙或習作意味濃厚。但這些與時空錯位的文本，卻足以更新我們對馬華文學的理解，認識馬華文學的多種樣態，並還原某一時代文藝發展的複雜性。

### 三、金枝芒身份與作品的「出土」

金枝芒在二戰前後的文學作品和文學批評，有不少已被方修等人選入幾部重要的文學選集，是馬華文學史上重要的中國南來作家。不過，他個人的創作歷程以及對馬華左翼文學的貢獻，要等到他的行軍作品公諸於世之後才變得更具體清晰。1988 年，《南洋商報·商余》刊登一則關於陳樹英的悼詞，引起了一些文友或馬華史料工作者的關注，經多方核實與回憶，<sup>20</sup> 金枝芒的生平始明朗化。自 2004 年起，21 世紀出版社將金枝芒在部隊中的作品和散落的文稿彙集出版。

---

<sup>20</sup> 例如馬華文史工作者李錦宗看到悼文後即著手考證，並在《新明日報》上發表了三篇記金枝芒的文章，金枝芒的學生張逸萍也寫了四篇悼念文。方山在《金枝芒抗英戰爭小說選》後記寫到：踏上 1990 年代，才從邊區復員回家的親友中接觸到「金枝芒」的名字，經過一番核實，才確知「金枝芒」就是「馬來亞之聲」的「周伯伯」。

金枝芒，原名陳樹英，1912年出生於中國江蘇省，1936年與妻子周文琴抵達新加坡，<sup>21</sup>再北上霹靂督亞冷（Tualang）同漢華小任教。大部分資料說明金枝芒是為了宣傳抗日而攜妻南來，但中共吳江縣委黨史辦公室編的地方史料中有一篇由楊源時寫的文章卻有以下記錄：

1936年，蔣耀生，劉文串，劉炯，陳樹英等因參加救國會被捕，陳樹英、周文琴（女，1933年畢業，信仰共產主義）夫婦被迫遠走南洋。<sup>22</sup>

若這一筆資料屬實，那麼金枝芒的南來就不完全是主動，而是

---

<sup>21</sup> 關於他南來的年份有不同說法。據李錦宗和方山的資料顯示，他和夫人是在1935年中國青年學生開展的「一二·九運動」爆發之後來馬來亞；莊華興整理的「金枝芒系年」寫金與夫人於1936年抵達新加坡，張毅之亦指出夫妻兩人的出國時間是1936年；21世紀出版社整理出版的金枝芒長篇小說《饑餓》收錄金枝芒自撰的簡歷，其中寫到「記得是1937年，我們在星洲上岸，聽到「七七事變」的消息」。據金枝芒孩子的敘述，他父母南來時間是1936年，綜合多方資料來看，可以確定是1936年。詳見李錦宗：〈三記金枝芒〉、〈四記金枝芒〉，《新馬文壇步步追蹤》（新加坡：青年書局，2007年），頁174-177；方山：〈寫在前面——悼念金枝芒老前輩逝世16周年〉，《人民文學家金枝芒抗英戰爭小說選》（吉隆坡：21世紀出版社，2004年），頁3-4；莊華興：〈金枝芒系年〉，《南洋商報·南洋文藝》（2012年2月1日）；張毅之：〈抗戰作家金枝芒——一點迴響〉，《清流》，第6期（1991年3月），頁5；金枝芒：〈簡歷〉，《饑餓》（吉隆坡：21世紀出版社，2008年），頁IV-VI。

<sup>22</sup> 楊源時：〈吳江鄉師讀書會的一些情況〉，收入中共吳江縣委黨史辦公室編：《吳江革命史料選》（內部出版，1989年），頁25；中共吳江市委黨史工作辦公室編：《中共吳江地方歷史·第一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頁247。楊源時為中共浙江省黨委史資料徵集研究委員會副主任。

摻雜了被動的因素。1937 年中日戰爭爆發，馬來亞各界掀起蓬蓬勃勃的抗日援華運動，他開始以金枝芒、殷枝陽、乳嬰等筆名，在本地華文報章、刊物上發表文章與文學作品，鼓動抗日援華。<sup>23</sup> 日本佔領馬來亞後，金枝芒曾到曾吉甸鐵船公司當燒焊學徒，同時參加抗日同盟會，后来还去黑水港開芭。這些經歷對於金枝芒瞭解馬來亞的現實狀況以及日後本土書寫起著重要作用。

二戰以後，金枝芒先後擔任多家報館的編輯。他先在《北馬導報》、《怡保日報》擔任編輯，之後到吉隆坡擔任抗日軍退伍同志會機關報《戰友報》編輯，接著兼任《民聲報》副刊〈新風〉編輯。大約從 1948 年起就沒有金枝芒的消息，也未見他的作品在本地報刊上發表。許多年以後，好些人以為他不在人世了。後來經研究者以及金枝芒昔日戰友的考證，顯示乳嬰、殷枝陽、周容、周力、金枝芒皆為同一人，即陳樹英。

總體而言，金枝芒的寫作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 1937-1948 初活躍於馬來亞報刊的創作，關注抗戰援華的主題（使用的筆名有殷枝陽、乳嬰、金枝芒、周容）；第二階段為 1948 年中期參加抗英武裝鬥爭之後的「地下寫作」，他在森林生活中完成了好幾部以抗英衛馬為反殖民主題的中篇與長篇小說（使用的筆名有愚伯、永定、老陸、夏陽）；第三階段則是 1961 年回到中國執行傳宣工作任務，<sup>24</sup> 主要是針對抗英戰爭時期的中篇小說《烽火中的牙拉頂》進行改寫，逝世後留下了仍未完結的三十多萬字的長篇遺稿。若從上述的界定來看，只有第二階段的寫作（1948-1960）屬

<sup>23</sup> 詳見附錄（二），為筆者現在能收集到並確認為金枝芒的作品。

<sup>24</sup> 有資料顯示，金枝芒任職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中文部期間，寫成多部中、短篇小說，亦曾在《詩刊》等發表詩文，至今仍未有具體資料。

於潛在寫作。

1948年，金枝芒參加抗英武裝鬥爭（起初以「老陸」為名，後改以「周力」為名），在部隊裡負起編輯《戰鬥報》、《團結報》和刊物《火線上》的工作，同時協助文教宣傳工作。隨著金枝芒進入森林，加入抗英隊伍，他的創作並沒有停止，而是從公開轉入相對隱蔽的狀態。所謂相對隱蔽，是指他的作品仍然被傳閱，具備讀者，因為金枝芒當時有不少作品發表在軍中文藝刊物上。他的三個中篇小說《督央央和他的部落》、《烽火中的牙拉頂》和《甘榜勿隆》也曾於1950年代由黨軍的火炬出版社油印出版。另兩部長篇小說《饑餓》和《烽火牙拉頂》也是戰鬥時期的作品。前者曾於1959年抄和1960年出版手抄油印本，<sup>25</sup> 後者則是在他遺物中發現的文稿，有三十多萬字，是從中篇小說《烽火中的牙拉頂》（又名《戰火中的牙拉頂》）改寫而來的未完稿抗英戰爭長篇小說。這幾部小說由前馬共成員搜集整理後由21世紀出版社於2000年以後正式出版，隔了約莫大半個世紀以後方進入公眾視野。

儘管金枝芒的作品已「出土」一段時間，但似乎沒有在馬華文學圈或評論界引起太大迴響，反而遭遇有意無意地被忽略，被放逐於主流歷史、文學之外的另一隱蔽的場域。王德威指出馬來亞建國後力求肅清馬共，馬華文學史對金枝芒的政治背景多半避重就輕。諷刺的是，中國左翼革命文學史以民族主義掛帥，對金枝芒這類「華僑」作者也視而不見。《饑餓》在油印本四十年以後才正式出版，可見「革命歷史」的裂縫之大。<sup>26</sup> 莊華興也指出金枝芒未受關注的

<sup>25</sup> 1959年由火炬出版社（署名老陸）出版，1960年再次由吉檳州北星社出版（署名夏陽）。

<sup>26</sup> 王德威：〈戰爭敘事與敘事戰爭（下）〉，《揚子江評論》，第1期（2001

原因：

在以他為代表的左翼作家的鬥爭之中，我們看到了馬來亞民族意識與國家認同意識的濫觴。然而，由西方學者支配或本土權利宰製機關共謀的馬來亞史學界並不願意接受這個事實。馬華文史學界或因為政治禁忌（自我設限？）不敢苟同他激越的本土化主張而選擇以闕遺待補的方式處理金這一號人物，徒使議題更形隱晦（諱），亦為往後的馬華左翼文學研究預設重重障礙。<sup>27</sup>

#### 四、從金枝芒、周容到周力： 「此時此地」的實踐主義者

南來文人對於本土的認同一般經歷一個轉換過程，然而從金枝芒現有能見的作品來看，他似乎沒有經歷從僑民思想到本土認同的明顯軌跡。金枝芒南來之後發表的文章即顯示出他的思考與出發點，幾乎以南洋為本位。在 1937 年底發表的〈南洋教育人往那里走〉，他寫道：

我們這群教育人在目前所處的時間和空間，實在是一個慘苦的，笨的夾攻。……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我的還得安靜地在現實的環境下使自己的力量發生活潑的作用……。<sup>28</sup>

金枝芒對於馬來亞認同，在他南來初期的創作已見端倪。自

---

年 2 月），頁 13。

<sup>27</sup> 莊華興：〈在歷史與文本之間擺蕩：論金枝芒的抗英戰爭小說〉，《南洋商報·南洋文藝》（2005 年 8 月 9 日）。

<sup>28</sup> 葉清潤編選：《金枝芒散文彙編》（個人出版，2017 年），頁 3-4。

1937年以來在本地報刊發表的作品來看，除了少數幾篇小說如〈小根是怎樣死的〉以及〈逃難途中〉以中國的抗戰為題材、其餘皆涉及馬來亞本土的題材，包括敘寫工農兵的〈八九百個〉、〈弗琅工〉與〈犧牲者的治療〉，還有講述抗日援華的〈新衣服〉、〈黃昏〉以及〈姐弟倆〉。一般僑民的客居心態在金枝芒的作品中幾乎不見，客旅愁思作為南來文人的普遍題材也從不體現於他的創作中。金不以客寓姿態來看待自我身份，實有別於大部分南來文人。

金枝芒的「馬來亞本位」思想在他的文藝批評中更為具體。1947年底，金枝芒以周容筆名在《戰友報》新年特刊發表〈談馬華文藝〉，引發馬華文壇「馬華文藝派」與「僑民文藝派」的激烈論爭。<sup>29</sup>他強調「此時此地」的現實，認為沒有獨特性的文藝是僑民文藝，並強調「要為此時此地的人民利益服務，必須表現此時此地的現實，此時此地的人民生活和鬥爭」。這場論爭可說是此前「馬華文藝獨特性」<sup>30</sup>議題的進一步深化或具體化。對馬華文藝之定位、

---

<sup>29</sup> 莊華興認為方修可能礙於其「敏感性」而沒有將此文收入《馬華文學大系》。周容：〈談馬華文藝〉，收入朱齊英編：《馬來亞民族運動史料選輯·下冊（1945年8月-1948年6月）》（馬來西亞：馬來亞勞工黨黨史工委會出版，2009年），頁160-168，或21世紀出版社編輯部編：《緬懷馬新文壇前輩金枝芒》（吉隆坡：21世紀出版社），2018年，頁198-204。莊華興：〈馬華文藝獨特性論爭：主體（性）論述的開展及其本質〉一文有詳細的整理與論述，收入朱文斌編：《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第二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頁17。

<sup>30</sup> 「馬華文藝獨特性」最初於1947年1月間在後覺公學一個寫作人的座談會上被提出。這一論題引起了文壇的高度關注，隨後，各家報刊紛紛刊登了有關問題討論的專文。與周容持對立立場的以沙平（胡愈之）為代表，他強調馬華文藝的雙重任務，認為中國反封建反帝國鬥爭和馬來亞的反殖民鬥爭的性質是一樣的。

主體性問題以及馬華作家的寫作方向有較深入的探討與影響。

金枝芒提出的「此時此地」，既是文藝思想，同時也是革命精神的體現。根據金枝芒昔日戰友的文章，馬華文藝獨特性的論戰其實有背後的政治背景。金枝芒是基於馬共的鬥爭政策和任務，積極參與馬華文藝獨特性論戰，以便從正面宣傳和教育人民，為爭取本身的權益和獨立而鬥爭的歷史背景。<sup>31</sup>

「此時此地」指向在地認同，此一認同不單是現實社會層面，更重要的是精神層面。那麼，是什麼原因讓金枝芒在跨國越界之初即對所在地傾向認同？莊華興認為他的左傾思想以及介入馬來亞獨立鬥爭之深讓他真正預知了馬來亞政治氣候的改變，加速催生他的本土情懷，這也突出了他與其他南來作者的不同。更進一步說，在以他為代表的左翼作家的鬥爭之中，我們看到了馬來亞民族意識與國家認同意識的濫觴。<sup>32</sup> 而王德威則認為金不是簡單的「反離散」的國家主義者。我們有理由相信作為一位革命者，金也是在身體力行他的社會主義的國際理想（socialist internationalism）：真要談世界革命，就得有在故國以外落地生根的決心。<sup>33</sup> 不過，如果上述《吳江革命史料選》的記錄指他因政治避難而被迫南渡的情況屬實，那麼金枝芒積極投入馬來亞的現實社會乃至政治鬥爭，進而成為本土

---

<sup>31</sup> 周彤：〈金枝芒和馬華文藝獨特性論戰的歷史背景〉，收入 21 世紀出版社編輯部編：《緬懷馬新文壇前輩金枝芒》，頁 92。周彤的說法論證了馬華學者如莊華興、黃錦樹、謝詩堅等的判斷，即認為此次論爭表面上以文化議題示人，但實質上確實中國共產黨人與馬來亞共產黨人對文藝服務的嚴重意見分歧。

<sup>32</sup> 莊華興：〈在歷史與文本之間擺蕩：論金枝芒的抗英戰爭小說〉，《南洋商報·南洋文藝》（2005 年 8 月 9 日）。

<sup>33</sup> 王德威：〈戰爭敘事與敘事戰爭（下）〉，《揚子江評論》，頁 13。

政治革命者的動因，則更複雜些，當中不排除還有現實無奈的因素。

投戎之後的金枝芒／周力，身體力行地實踐「為此時此地的人民鬥爭」，同時不忘持續以文字「表現此時此地的現實」，是「理論和實際滲合著而生活的」人。<sup>34</sup> 由於金枝芒在部隊內擔任編輯以及協助文教宣傳工作，加上他自身具備的書寫能力，因此他對戰事以及戰友經歷的記錄，是工作所需，也有出於個人的自覺。現在能見的，並已確認為金的文學作品包括三個短篇小說，按當時發表的時間順序為《督央央和他的部落》、《烽火中的牙拉頂》和《甘榜勿隆》以及一部長篇小說《饑餓》。<sup>35</sup>

這四個紀實小說皆有清楚的地理座標。<sup>36</sup> 人和地方一直是金枝芒關注的，也經常作為他文學寫作的主體，無論是戰前公開發表抑或加入部隊後的作品，這從他的小說篇名經常以人名或地名為題可見一斑。這也彰顯了金枝芒在馬來亞期間，尤其是抗日和抗英時期那種與土地共連、與人們情感共生的生活狀態。這幾部小說反映了英殖民者給馬來亞人民帶來的各種苦難，以及他們群起抗爭的過程。值得一提的是，在部隊裡滿口「上海腔」的金枝芒，在他的作品中卻有不少南洋異族書寫，甚至跨界進入阿沙族（原住民）的圈子。《督央央和他的部落》便是以原住民為中心人物的小說，文中

---

<sup>34</sup> 金枝芒 1938 年在題為〈大家應讀的〔家書〕〉，介紹《列寧家書集》譯本時就高度讚揚列寧是「理論和實際滲合著而生活的」的人。

<sup>35</sup> 具體發表情況，請見附錄（二）。

<sup>36</sup> 《督央央和他的部落》的故事場景是馬來半島主幹山脈大森林阿沙（原住民）部落、《烽火中的牙拉頂》的牙拉頂是吉蘭丹河上游華人聚居的山鄉、《甘榜勿隆》是霹靂河上游靠近馬泰邊境勿隆河一帶的馬來農村，其中散居的 13 個馬來小甘榜（村落），統稱甘榜勿隆、《饑餓》以中央根據地自吉蘭丹霹靂邊區北遷馬泰邊境為故事背景。

對原住民的刻畫以及生活習俗之描繪，足見金枝芒對本土風俗人情的深入涉足。

金枝芒也有意突出阿沙族、華族、馬來族如何攜手合作抗敵的故事，建構跨越種族文化的理想圖景。小說因而成了現實鬥爭或政治理想的載體，故事由此展演軍民同甘共苦、情同手足的患難時光、部隊對於人民的愛護、群眾對戰士的支援等。然而，金對於獨立建國的憧憬與理想投射，顯然帶有烏托邦色彩，也偏離了他此前所強調的「此時此地」的現實。現實中，如何將各個民族團結起來，正是馬共當時的挑戰之一。

## 五、《飢餓》：真實與訓諭之間的張力

1958 年，為紀念抗英民族解放戰爭十周年，金枝芒主持了《十年》戰鬥故事叢書的編寫與出版。<sup>37</sup>從《十集》的編輯前言與編後語來看，可以看作是他此前提出「此時此地」概念的具體補充。金通過《十年》第一集的編後語向戰友們強調：

文章要生動，有力，從而有較大的教育性，除了有內容、有中心以外，首先要記得寫具體，因而，容易看到「歷史的流水帳」是不適合的。

一般來說，應從整個十年經歷中選取較大和較有意義的來寫，舍去次要的，或分開來寫；選取有連貫的幾個時間一起寫，不要把不連貫的寫在一起；選取一段時間內一個地區或一種工作來自起訖地寫，捨棄那時那地以外的東西，但無論如何，第一，要寫出具體事實來，第二，不要孤立寫自己

<sup>37</sup> 從 1958 年 2 月至 1959 年 5 月，共出版了油印本 14 集《十年》，從所收到的 262 篇稿件中選了 110 篇文章，總共近百萬字。

而要寫到事件中和你在一起的同志們。<sup>38</sup>

1959年杪，金枝芒以中央根據地自吉蘭丹霹靂邊區北遷馬泰邊境為故事背景，同時參考部隊老兵的筆記和口述，寫出長篇小說《饑餓》。小說近四十萬字，講述由老劉率領的抗英革命小隊被隔離在偏遠山區，與組織失去聯繫，在英殖民的嚴厲封鎖與叛徒出賣後，十幾人在缺糧情況下堅持鬥爭，最後只剩下五位戰士突破重圍。金枝芒作為部隊的文教宣傳工作者，他創作的內容、形式、目的和讀者早有預設。然而《饑餓》這部小說的可貴在於它不僅符合了作為一種功能文學（functional literature）的要求，在服膺於政治意識形態之余，仍有不少可圈可點之處。

小說中，老劉的隊伍只有十多人，是一支「老弱病殘孕」（有女遊擊隊員為孕婦），加上武器不良、彈藥和訓練不足。這種隊伍情況在現實中並非不存在，而作者想藉此突出革命精神的偉大高尚也不無可能。這樣的一支隊伍增加了突圍的艱難，過程中也就愈加悲壯，因而饑餓和死亡的困難反倒成了最占篇幅的敘事。

饑餓敘事與革命話語有著密切關係，例如強化饑餓以達至批判階級剝削、啟蒙大眾的目的；或以饑餓突顯革命者的崇高形象和激發軒昂的革命鬥志，總之是因應現實的需求。金枝芒的《饑餓》，副標題為「抗英民族解放戰爭長篇小說」，文本的饑餓敘事除了配

---

<sup>38</sup> 金枝芒：〈編後〉，《十年（第一集）》，收入 21 世紀出版社編輯部編：《十年——抗英戰鬥故事輯（一）》（吉隆坡：21 世紀出版社，2016 年），頁 69。金枝芒不止一次強調人和事結合的具體寫法，在《十年》第二集「編後」，他又重申「有事情而看不到人的活動，那只是死板板的事實；自然，單有人而沒有事情，人的活動是無從表現的。」，金枝芒：〈編後〉，《十年（第二集）》，收入 21 世紀出版社編輯部編：《十年——抗英戰鬥故事輯（一）》，頁 166。

合意識形態的建構，卻也「意外」地展示了革命背景之下的饑餓現實。

小說中這支隊伍在面臨英殖民「餓斃政策」和同志出賣後，開始面對缺糧的嚴峻考驗。作者寫道「饑餓，越來越兇惡的蹂躪著隊伍，同志們已經今非昔比，面目全非了」，<sup>39</sup> 年輕力壯的變得面黃肌瘦，病弱傷殘的則愈加嚴重。作家在饑餓敘事中，沒有掩飾饑餓帶來的困頓，也不壓抑個體的饑餓表達。例如當小隊長陳月直言「饑餓的痛苦，也許是人的困難中的最大的折磨」時，一向積極的、凡事以革命為指導的隊長老劉卻沉默了，「饑餓像黑夜一樣籠罩著他」小說中由饑餓引起的悲劇讀來更是讓人觸目驚心，譬如老方為了砍下檸檬樹<sup>40</sup> 讓大家裹腹，失足從高空墜地的情節：

昏沉朦朧中，只覺全身內內外外都劇痛，想睜開眼睛來看看究竟跌得怎樣。可是，兩顆眼珠已經突了出來，像兩個血球一樣垂落在眼眶邊。前面是無窮無盡的黑暗；筋絡掉掛著的眼珠，像是用魚鈎鈎掛著的兩塊巨石。實在痛得難耐，想把它們塞進眼眶去或索性摘掉，可是連那只還未跌斷的手臂也抬不起來。<sup>41</sup>

至此，作家似乎都能感受到老方的生不如死，於是他讓老方經歷了短暫的思想鬥爭，即革命戰士不該自殺和不再忍受痛苦的抉擇後，毅然選擇後者開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如此敘述一個遊擊隊戰士的死亡，當然不符合「政治正確」或英雄主義的規範，但作家作為一個有血肉情感的人，他對人的悲憫和對戰友的同情，使他的筆

<sup>39</sup> 金枝芒：《饑餓》，頁 114。

<sup>40</sup> 檸檬樹是一種木材堅硬無比的棕櫚，樹梢的樹髓可吃。

<sup>41</sup> 金枝芒：《饑餓》，頁 127。

觸不自覺地超越了政治意識形態而呈現出人的生存掙扎。

這部小說一方面突出戰士在惡劣環境中高尚、無畏、勇於犧牲的品格，但另一方面卻也不經意／不自覺地揭示出共產黨這場戰鬥的悲劇性。除了要與敵人廝殺，還需時刻與大自然搏鬥，而饑餓的問題更是考驗生存與人性的關鍵。饑餓將人拋入極致的狀態，人性的本質也可能因此產生變異。小說中叛變的遊擊隊員明福並非「典型」的奸惡之徒，而是實在耐不住饑餓才投降英殖民出賣同志，應正了小說人物的一句話：「饑餓是多麼鐵面無私的嚴厲的考驗呀！」。<sup>42</sup>

在饑寒交迫的日子，革命鬥士也曾因艱苦的感覺而哀歎或落淚，不過這往往只是一瞬間的感觸，作者很快就補充上激昂的革命鬥志。然而這一瞬間的真情流露卻展示了在苦難或困厄底下個人的生命體驗。正如《饑餓》敘事者所言：「他們畢竟也是人，要吃飯才能革命，至少吃了野菜才能堅持鬥爭」。<sup>43</sup> 這些情節儘管細微，卻是進入歷史或深入戰爭本質的引子。

饑餓和死亡是一對孿生兄弟，在故事中，這不僅是個體的受難，也是集體的苦難。文本中有幾處受難意象值得關注，在第一對小說人物犧牲後，作者刻畫了一面血淚交織的紅旗。這是一塊由染漬著同志汗水和血跡的紅布繡成的黨旗，用以獻祭一對犧牲的遊擊隊情侶。儘管作者藉著隊長之口說出鼓舞的話：「革命鬥爭就是這麼一回事：流血，悲痛……抹掉身上的血跡，又高舉著紅旗繼續前進了！」，然而這幅混合著血、汗和繡旗者痛惜淚水的旗幟，其象徵意味更接近受難。另外，作為「受難的主人的標誌」的椰樹，「頑

<sup>42</sup> 金枝芒：《饑餓》，頁 160。

<sup>43</sup> 金枝芒：《饑餓》，頁 173。

強地聳立著……在夜風裡發出控訴似的蕭蕭聲」，儼然是受難百姓與抗英戰士形象的化身。

21 世紀出版社編輯部在談論《饑餓》這部作品時將它與蘇聯十月革命時期的著名小說《毀滅》相提並論，認為故事悲切壯烈，使讀者體會到高貴的革命精神，從而增強革命的鬥志。不過這部小說在當時一度因為不利於士氣而停止傳閱。<sup>44</sup> 金枝芒遵照現實地記錄了抗英鬥爭中隊伍人員的相繼死亡，或因戰鬥犧牲、或因饑餓／疾病離世（包括在饑餓中以野生植物充饑而中毒身亡）、或逃離中遭遇意外，甚至還有非自然的死亡（因避免暴露行蹤而致死初生嬰兒），使作品充滿著悲劇感，即便作家的大量革命話語也掩蓋不了。閱畢小說，我們甚至會產生疑惑，《饑餓》到底是一部形塑革命精神偉大之書，還是一部悼亡孤軍遇難的哀痛之書？作家在形塑革命話語方面到底是成功還是失敗？金枝芒的抗英作品又是否符合他此前提出的文藝理論？

潘婉明認為《饑餓》令人費解的是，文中對參與戰役的戰士們的盲從、好鬥、無紀律、形同烏合方面的描寫，似乎也無所保留，透露了局部乃至於整體馬共的困境與局限。「金枝芒雖忠於現實主

---

<sup>44</sup> 方山接受莊華興的訪問表示，馬共的文藝觀基本上是結合了浪漫主義的新現實主義，與刻板的照相式寫實不同。他舉金枝芒的長篇《饑餓》為例，雖然小說結尾如實地描述了當時部隊自丹吡邊區朝馬泰邊境遷移時面對饑餓與官兵攻擊等種種慘況，深刻打擊整體士氣，但在 70 年代內部的新方針之下，金的處理方式被認為與新現實主義路線相抵觸，不免被提出檢討。金認同黨內意見，但由於事忙，特請中國大陸某著名作家朋友協助修訂，結果本土特色盡失，金後來親自修訂。故《饑餓》至少有兩個版本。見莊華興：〈在歷史與文本之間擺蕩：論金枝芒的抗英戰爭小說〉，《南洋商報·南洋文藝》（2005 年 8 月 16 日）。

義教誨，卻跟他自己提出的有作用、有力量、真正服務於人民鬥爭的文藝，是「必然和『此時此地』的政治鬥爭，從配合發展到結合」的主張結合不起來。<sup>45</sup>

上述問題或許不獨是金枝芒的問題，恰恰也暴露了現實主義理論與實踐之困難。韋勒克曾指出：在我們最初的定義「當代社會現實的客觀再現」中，就已經暗含和隱藏著訓諭性。從理論上說，完全真實地再現現實將會排除任何種類的社會目的和社會主張。而顯然，現實主義的理論困難，它的矛盾性，恰恰就在這裡。……在現實主義中，存在著一種描繪與規範、真實與訓諭之間的張力。這種矛盾無法從邏輯上加以解決，但它卻構成了我們正在談論的這種文學的特徵。<sup>46</sup> 金枝芒「此時此地」的構想與實踐似乎也無法突破寫實主義的這種矛盾張力。不過，王德威認為或許這才是金枝芒對大分裂時期戰爭敘事的最大貢獻。《饑餓》意在為左翼革命提供豐富的精神食糧，卻寫出幾近存在主義的困境，而且是一種特別版本——「存在」為了「主義」。金枝芒讓現實主義的細節說話，但有意無意的，他最寫實部分暴露了戰爭與革命——不分左右——荒謬的底色。<sup>47</sup>

金枝芒在編《十年》時曾提及除了書寫一時一地的人事，也可寫十年的經歷，但要有一個中心來貫穿它，這中心可以是艱苦，是

<sup>45</sup> 潘婉明：〈文學與歷史的相互滲透——「馬共書寫」的類型、文本與評論〉，收入徐秀慧，吳彩娥主編：《從近現代到後冷戰：亞洲的政治記憶與歷史敘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11年），頁456。

<sup>46</sup> 韋勒克著，丁泓、余徽譯：《批評的諸種概念》（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8年），頁232。

<sup>47</sup> 王德威：〈戰爭敘事與敘事戰爭（下）〉，《揚子江評論》，頁14。

對革命的貢獻，是頑強堅持鬥爭，或一個人在十年中成長的過程。<sup>48</sup>

《饑餓》的時空比起其餘三部短篇小說顯得模糊，一支革命隊伍的受困與突圍，可以說是抗英部隊十年鬥爭的高度濃縮，而飢餓則是貫穿始終的中心。金枝芒將革命啟蒙實踐於《十年》的編選，也許是潛意識中把生命的真實留給了《饑餓》，因而写出了一部關於革命的寓言，當中包括他個人在內的生命經歷與生活困頓，以及文學養分之轉化。<sup>49</sup>

## 六、金枝芒的潛在寫作： 縫補歷史與文學（史）的裂縫

金枝芒 1930 年代來馬後，其身份從南來文人、報人轉換為「帶筆」從戎的馬共成員。他 1950、1960 年代的抗英書寫作為潛在寫作，在隔了幾乎大半個世紀以後才公開出版而進入公共領域。當那些作為「此時此地」的抗殖鬥爭故事重新進入大眾視野時，已經是事過境遷的「彼時」故事，作為此地的馬來西亞也脫離殖民勢力而獨立，也有了不同的政治局面。當時作為革命文學以及政治宣傳讀本的功能與作用早已失效，在半個世紀之久以後重新進入人們視域，也難以引起共鳴。這些潛在寫作的文本，其意義何在？我們至少可以從兩個層面來談，即文學史以及歷史的意義。

首先，儘管馬華重要史家如方修與苗秀在選集中對於金枝芒有

---

<sup>48</sup> 21 世紀出版社編輯部編：《十年（第一集）》，編後，頁 69-70。

<sup>49</sup> 陳秋舫在一篇追憶文章提及金枝芒在督亞冷教書時，讀了很多文藝作品，如高爾基《母親》、《童年》、《我的大學》，屠格涅夫《父與子》、《羅亭》、《獵人筆記》，乃至美國辛克萊《煤炭王》、海明威《戰地鐘聲》，法國巴爾扎克《高老頭》、《斯幫舅舅》等。

較高的評價，但主要針對金在馬來亞初期的活動與寫作，無法突顯他有別於南來文人群體的特殊性。從現有已經「出土」的馬共潛在寫作看來，金枝芒是作品數量最多且最有寫作能力的馬共（軍中）作家。隨著金枝芒身世之謎已逐漸厘清以及舊時作品的重新面世，有必要重新評價他在文學史上的定位。而更重要的是這些作品的出現，是改寫馬華文學史，尤其是左翼文學以及軍旅文藝的一大契機。當潛在寫作中優秀或重要的作品重新納入主流文壇或文學史範疇，除了還原某一時代的文學面貌，或也將有助於典律的建構。

黃萬華在《新馬百年小說史》談到現實主義小說必然採取現實的生存策略，對某些因政局而設置的創作禁區、敏感題材，例如馬共的武裝鬥爭、憲制改革中的民族衝突等，馬華小說一直要到很晚以後才有所觸及。<sup>50</sup> 這一說法放眼於馬華文壇的公共領域確實如此，不過今日已出現的金枝芒的潛在寫作卻說明了不符合政治生態的現實主義作品不曾缺席，它只是以相對「隱蔽」的形態存在，以一種非常態的形式共同構成某一時代的文學面貌。1948年英殖民者頒佈「緊急法令」，限制言論出版自由，馬華文藝由此轉入低潮，以後一直持續了好幾年。馬華文壇的左翼現實主義傳統在公共性層面受到了重創，但在隱的方面，譬如馬共的軍旅文學卻延續了這一傳統。

另一方面，從史學的層面而言，金枝芒在部隊中的寫作以戰友的口述、筆錄、現實的材料與個人的親身經歷糅合而成，頗有「以文述史」或「以文證史」的意味。1942-1945年「三年八個月」的日治時期、1948至1960年十二年的緊急狀態時期和抗英戰爭，是馬來亞重大歷史時段，對馬來亞以及後來的馬來西亞政治、社會、

---

<sup>50</sup> 黃萬華：《新馬百年小說史》（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9年），頁52。

族群關係等皆有著深遠的影響。作為大歷史之下的人，如何被捲入其中，他們的命運變化如何，都值得被記錄、被記取。

金枝芒部隊中的寫作，記錄了抵抗英殖民的種種，馬共的戎馬生活中不乏大小戰事。儘管作家的立場以及意識形態的左右必然使文本呈現為「我方的歷史」，對於一批人努力「驅逐英帝國主義出馬來亞，建立馬來亞人民民主共和國」<sup>51</sup>的反殖奮鬥與理想的刻畫，卻仍然具備劃時代意義。《饑餓》一書的編輯在封底如此寫到：「不讀此書，不知馬來亞人民爭取獨立之艱辛、抗英民族解放之壯烈！」此外，金枝芒在林中寫就的幾部抗英小說，顯示馬共成員並非單一族群的組織，也印證了「馬共 = 華人」這一長期扣在大馬華裔頭上的帽子，並非歷史事實。近幾年來，「前馬共」積極透過出版與論述發聲，試圖反證或與官方歷史辯證，而金枝芒 1948-1960 年代的潛在寫作，以當事人的身份呈現馬共的實感經驗，而非以歷史的後見之明形塑記憶。作品雖為小說，卻相當貼近歷史，可作為馬共尋求官方承認其反殖與抗英貢獻的另一佐證。

馬共課題解禁後，回憶錄或史料文獻因其歷史與文獻價值而受到關注，反觀馬共文藝則相對地被忽視。史料或學術界的議論，雖有學理依據，卻少了個人切膚的情感體驗，而自傳或回憶錄也不可能是全然客觀的記錄。那麼，該如何掌握馬共革命分子個人的歷史文化及其所處的社會和時代之間的複雜糾葛？還有那些沒有被寫入史冊中，沒有被銘刻在石碑上的小人物與老百姓，該如何記取他們的苦難與犧牲？這項工作或許可以（只能？）由文學或和電影來承擔。是故，馬共文藝的分量應該不比那些意圖還原歷史或抗衡官方

---

<sup>51</sup> 1948 年 2 月，馬共中央發佈「驅逐英帝國主義出馬來亞，建立馬來亞人民民主共和國」以為基本內容的綱領。

話語權的紀實類文獻來得輕。金枝芒的作品，除了作為瞭解馬共歷史的重要文獻，也為馬來西亞建國史提供重要參照。

## 七、尋覓中的失蹤的馬華文學<sup>52</sup>

尋找與挖掘馬華潛在寫作，是一項文學、文化與歷史的考古工作。一旦有足夠質量的馬華潛在文學作品，我們便可以爬梳潛在寫作的譜系，並且與現有的「顯在」的文學史、文學主流作對照，探勘時代「多層面」文學的具體內涵。潛在寫作與公開發表的文學是相對一組概念，但並非是截然對立或非此即彼的。兩者之間的互動、互補與相互對照，或能拼湊出更完整的時代精神風貌。

近幾年重新進入讀者視野的馬華潛在寫作，從量而言，並不客觀，但其樣態之多元複雜，卻值得關注。當中既有戰鬥時期的軍旅文藝，也有「長征」之途的見聞隨筆，還有解甲之際的個人日記以及非常時段的秘密寫作。因此，潛在寫作作為歷史見證、個人或集體記憶的承載，其意義遠又大於文學。

以金枝芒為例，潛在寫作的作品通過許多曲折的方式，最終才抵達讀者手上，這也牽引出另一個議題，即文學的傳播與傳遞過程。潛在寫作的產生、保存／藏存、流動、公開面世與流傳的過程，<sup>53</sup>若細加考察，也將說明不少問題。包括政治環境對文學創作的干預與介入、文學的社會學意義，作家（個人或集體）對時代的回應等。

在馬華文壇，潛在寫作仍是一片尚待開發的研究領域，我們相

---

<sup>52</sup> 此標題仿許維賢〈尋覓中的失蹤的（馬來西亞）人——「南洋圖像」與留台作家的主體建構〉的題目。

<sup>53</sup> 如何確定潛在寫作作為真實史料是當中一大議題。如果作品是經過修改再公開出版，那麼該文本就失真且失去了還原時代的意義與價值。

信還有不少珍貴的材料潛藏於抽屜，<sup>54</sup> 這些文本的出土，勢必為馬華文壇提供了更加多元的經驗參照，而已經進入大眾閱讀視野的作家和作品也有待被重新認識與評價。

---

<sup>54</sup> 例如馬共在森林中印刷出版的文藝刊物《火炬》。從抗英戰爭開始，到 1960 年代，堅持出版了大約 30 期。後來，國內統治階級和各階層人民的矛盾急劇尖銳，為了籌備恢復武裝鬥爭，第十二支隊的許多幹部都被抽調南下突擊隊。《火炬》也暫停出版一個時期。復刊的《火炬》，每兩三個月出版一期。從 1976 年 10 月 15 日第 31 期到 1989 年 1 月 15 日的第 58 期後停刊。早期的刊物已在動盪中散佚，剩餘的有部分由前馬共成員上載至「21 老友」網站，餘下的尚未公開。

## 附錄（一）：金枝芒（陳樹英）繫年<sup>55</sup>

- 1912 年出生於中國江蘇省常熟縣，家中務農，租種地主田地。
- 1929 年十七歲考入吳江鄉村師範學校。
- 1931 年認識師範女生周文琴，兩人戀愛。同年畢業於吳江鄉村師範學校。畢業後照規定須回本鄉本縣任教，但為了要為第三黨（國民黨行動委員會，即後來的農工民主黨）以及逃避婚約（江南風俗，男女兩三歲即訂婚，他和周文琴各有婚約，雙方家庭反對他們解除婚約），到蘇州教書。
- 1933 年到上海教書。打算為第三黨總部到武漢工作，但抵達後發現情況糟糕，憤而回上海，從此不再幹第三黨。
- 1936 年與周文琴結婚，生兒承贊，交托岳母撫養，與夫人抵達新加坡，再北上霹靂督亞冷（Tualang）同漢華小任教。開始在報章雜誌寫文章。
- 1937、1938 年以殷枝陽、乳嬰、金枝芒為筆名，在報刊發表以抗日為主的小說與雜文。
- 1941 年 12 月參加抗日工作，為抗日軍編寫宣傳品，在霹靂州地下出版的油印報《人道報》工作，為時三年多。
- 1942 年任職於錫礦場鐵船機器修理部，同時參加抗日同盟會（地下組織）。
- 1943 年離開錫礦場，轉到霹靂黑水港一帶，開芭種植旱稻、木薯等。這時期加入馬來亞共產黨。
- 1945 年 8 月至 1946 年任馬共《北馬導報》和《怡保日報》編輯。

<sup>55</sup> 根据莊華興：〈金枝芒系年〉（《南洋文藝》2012 年 2 月 1 日），增補。

任馬共霹靂州州委宣傳隊隊員，寫活報劇。

1946 年《怡保日報》被查封，奉調南下吉隆坡任抗日軍退伍同志會機關報《戰友報》編輯，兼任《民聲報》副刊「新風」編輯。

1947 年 12 月 26 日在《戰友報》新年特刊以筆名周容發表〈談馬華文藝〉一文，反駁以胡愈之為首的民盟 — 僑民派，引發馬華文藝與僑民文藝論爭，歷時半年左右。

1948 年 1 月 17 日在《民聲報》副刊連續幾日發表〈也談僑民文學〉，進一步闡述僑民文藝與馬華文藝獨特性的區別與意義。

1948 年 6 月緊急法令頒佈前夕轉入地下，被組織調往彭亨，參加馬來亞民族解放軍的抗英武裝鬥爭。先後參加《戰鬥報》、《團結報》和《火線上》編輯與出版工作。

1951 年被調入中央機關，主要負責宣傳出版、撰寫評論、通訊等。同時負責部隊的文教工作，輔導戰友們的文化學習。

1953 年隨中央機關從彭亨北上泰馬邊境，在長征途中，協助指揮部的後勤工作，負責管理糧食物資等，直至達到邊區。在邊區，積極參與第十二支隊的宣傳教育工作，包括編寫戰士讀物《火炬》，同時整理、綜合更多沿途收集的戰鬥資料，存為檔案，有些也寫成小說或報告文學。

1958 年主持戰鬥故事叢書《十年》編寫和出版工作。

1958 年為紀念抗英民族解放戰爭十周年，主持《十年》戰鬥故事叢書的編寫與出版。從 1958 年 2 月至 1959 年 5 月，共出版了油印本十四集《十年》，總共近百萬字。

1959 年以中央根據地自丹吡邊區北遷馬泰邊境為故事背景，同時參考部隊老兵的筆記與口述，寫成長篇小說《饑餓》，由火炬出版社油印出版，署名老陸。

- 1961 執行組織委託的任務，途經越南前往中國，年杪抵達北京。在中國期間，繼續關注馬來亞國內動態，收集新聞資料編為「簡報」。
- 1968 赴湖南籌備設立「馬來亞革命之聲」電臺。
- 1969 年 11 月 15 日任職「馬來亞革命之聲」中文部主編，負責審稿、寫稿、編稿。《華語馬來文對譯簡明詞典》（手抄打字本）也在這期間編纂完畢。
- 1979 妻子周文琴獲准赴大陸探親，與妻久別重逢。
- 1981 年 6 月 30 日革命之聲電臺結束，擔任馬共中央海外代表團秘書。
- 1988 年 1 月 28 日心臟病發，逝世於北京醫院，終年七十六歲，遺體在北京停放十四日後火化。留下遺孀與三男一女（在中國的長子周承贊，在馬來西亞的長女陳南枝、次子陳家康、幼子陳家鴻）。在馬來西亞的妻兒無法前往中國奔喪，於 2 月 11 日在《南洋商報》商余版刊登悼文。

**附錄（二）：金枝芒的潛在寫作**  
**（使用筆名有愚伯、永定、老陸）**

序	作品	首次出版	公開發表	備註
1	《督央央和他的部落》	1954 年 4 月 20 日 火炬出版社 油印出版	收入《人民文學家金枝芒抗英戰爭小說選》（2004 年，21 世紀出版社）	《督央央》、《烽火中的牙拉頂》以及《甘榜勿隆》三篇同時收入這部小說選集
2	《烽火中的牙拉頂》	1958 年 4 月 1 日 刊於《十年》第 3 集，火炬出版社出版（作者署名愚伯）  1976 年 6 月 20 日 第 2 次油印出版	收入《人民文學家金枝芒抗英戰爭小說選》（2004 年，21 世紀出版社）	
3	《甘榜勿隆》	1958 年 10 月 1 日 刊於《十年》第 9 集，火炬出版社油印出版（作者署名永定）	收入《人民文學家金枝芒抗英戰爭小說選》（2004 年，21 世紀出版社）	馬共資深幹部伍天旺 1959 年翻譯，第十支隊以爪夷文出版社）

序	作品	首次出版	公開發表	備註
4	《饑餓》	1959年由火炬出版社（作者署名老陸） 1960年再次由吉濱州北星社出版（作者署名夏陽）	2001年，香港南島出版社印行（未成） 2008年，21世紀出版社（依據1960年的版本）	這部小說是《烽火中的牙拉頂》之改寫稿，篇名由編輯部代命名，以便和之前的中篇聯繫呼應
5	《烽火牙拉頂》	遺作，未出版	2011年，21世紀出版社	

### 附錄（三）：金枝芒公開發表的文學作品<sup>56</sup> （使用筆名有殷枝陽、乳嬰、金枝芒）

序	筆名	篇名	文類	發表園地	日期
1	殷枝陽	南洋教育人往 那裡走 *	雜文	《星洲日報·晨星》	1937. 11.16
2	殷枝陽	懷念 *	散文	《星洲日報·晨星》	1937. 11.20
3	殷枝陽	南湖的船娘 *	散文	《星中日報·星火》	1937. 11.25
4	殷枝陽	略談打漢奸 *	雜文	《星洲日報·晨星》	1937. 12.01
5	乳嬰	新衣服	小說	《星洲日報·晨星》	1937. 12.15 12.20
6	金枝芒	我們得忍受陣 痛 *	雜文	《星洲日報·晨星》	1937. 12.30
7	金枝芒	亡鄉人之歌 *	散文	《星洲日報·晨星》	1938. 01.08

<sup>56</sup> 16 此列表僅限於文學創作與理論批評。帶星號標記的是發表於報章的文章，17 主要參考自葉清潤編選的《金枝芒散文彙編》，但葉將金枝芒的 17 篇作品 18 通通歸納散文，並不恰當，因這 17 篇文本還包括了小說與雜文。其餘的文 19 章有被方修收入《馬華新文學大系》、《戰後新馬文學大系》以及李廷輝等 20 編《新馬華文文學大系》。

序	筆名	篇名	文類	發表園地	日期
8	乳嬰	八九百個	小說	《星中日報·星火》	1938. 01.11 01.21
9	金枝芒	再會*	小說	《星洲日報·晨星》	1938. 01.28
10	金枝芒	黃昏	小說		1938. 03.26 03.28
11	金枝芒	一天的生活*	小說	《南洋商報》	1938. 04.03
12	金枝芒	兒童節小景*	小說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	
13	金枝芒	給孩子們介紹一個好童話——文件*	雜文	《南洋商報·獅聲》	1938. 04.11
14	乳嬰	小根是怎樣死的		《南洋商報·獅聲》	1938. 04.29 04.30
15	金枝芒	亡鄉人	小說	《星洲日報·晨星》	1938. 05.14 05.15
16	金枝芒	閱報室裡的小風波*	小說	《南洋商報·獅聲》	1938. 05.14 05.16 05.17
17	乳嬰	大家應讀的〔家書〕*	小說	《南洋商報·獅聲》	

序	筆名	篇名	文類	發表園地	日期
18	乳嬰	姐弟倆	雜文	《南洋商報·獅聲》	1938. 05.29
19	金枝芒	逃難途中	小說	《星洲日報·文藝週刊》	1938. 05.30
20	金枝芒	母女倆的故事 *	小說	《南洋商報·南洋文藝》	1938. 06.05
21	金枝芒	小拳	小說	《南洋商報·獅聲》	1938. 06.19
22	乳嬰	弗琅工	小說	《青年月刊》第六期	1938. 07.07
23	乳嬰	大地的海 *	小說	《南洋周刊》第 31 至 33 期	1938. 08.17
24	乳嬰	山靈 *	文學批評	《南洋商報·獅聲》	1938. 09
25	金枝芒	推車女	文學批評	《南洋商報·獅聲》	1938 10.24 10.25
26	殷枝陽	犧牲者的治療	小說	《文藝長城》創刊號	1938. 11.18

## 引用書目

### 一、專書 / 專書論文

1. 21世紀出版社編輯部編：《十年——抗英戰鬥故事輯（一至五輯）》，吉隆坡：21世紀出版社，2016年。
2. 21世紀出版社編輯部編：《緬懷馬新文壇前輩金枝芒》，吉隆坡：21世紀出版社，2018年。
3. 中共吳江縣委黨史辦公室編：《吳江革命史料選》，內部出版，1989年。
4. 方山編撰：《人民文學家金枝芒抗英戰爭小說選》，吉隆坡：21世紀出版社，2004年。
5. 朱齊英編：《馬來亞民族運動史料選輯·下冊（1945年8月-1948年6月）》，馬來西亞：馬來亞勞工黨黨史工委會出版，2009年。
6. 李錦宗：《新馬文壇步步追蹤》，新加坡：青年書局，2007年。
7. 金枝芒：《烽火牙拉頂——抗英戰爭長篇小說》，吉隆坡：21世紀出版社，2011年。
8. 金枝芒：《饑餓——抗英民族解放戰爭長篇小說》，吉隆坡：21世紀出版社，2008年。
9. 俞詩東、梁嬌芳等著：《林中獵奇》，詩巫：友誼協會，2000年。
10. 苗秀：《新馬華文文學大系·小說二集》，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3年。
11. 韋勒克著，丁泓，余徽譯：《批評的諸種概念》，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1988年。

12. 梁嬌芳：《林海遺珠》，民都魯：砂拉越中區友誼協會，2011 年。
13. 莊華興：〈馬華文藝獨特性論爭：主體（性）論述的開展及其本質〉，收入朱文斌編：《世界華文文學研究（第二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年。
14. 陳思和：《當代文學史教程（第二版）》，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 年。
15. 曾榮盛著，周芳萍譯：《釋放》，吉隆坡：文運企業，2014 年。
16. 黃萬華：《中國和海外：20 世紀漢語文學史論》，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6 年。
17. 黃萬華：《新馬百年小說史》，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9 年。
18. 葉清潤編選：《金枝芒散文彙編》，個人出版，2017 年。
19. 潘婉明：〈文學與歷史的相互滲透——「馬共書寫」的類型、文本與評論〉，收入徐秀慧、吳彩娥主編：《從近現代到後冷戰：亞洲的政治記憶與歷史敘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里仁書局，2011 年。

## 二、期刊論文

1. 王德威：〈戰爭敘事與敘事戰爭（下）〉，《揚子江評論》，第 1 期，2001 年 2 月，頁 8-15。
2. 張毅之：〈抗戰作家金枝芒——一點迴響〉，《清流》，第 6 期，1991 年 3 月，頁 4-5。
3. 陳思和：〈試論當代文學史（1949-1976）的「潛在寫作」〉，《文學評論》，第 6 期，1999 年 12 月，頁 104-113。
4. 劉小新：〈從方修到林建國：馬華文學史的幾種讀法〉，《華文文學》，第 1 期，2002 年 2 月，頁 49-54。

### 三、報紙

1. 莊華興：〈在歷史與文本之間擺蕩：論金枝芒的抗英戰爭小說〉，《南洋商報·南洋文藝》，2005年8月9日。
2. 莊華興：〈金枝芒系年〉，《南洋商報·南洋文藝》，2012年2月1日。

